U
101
Y8
1639
V.35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古方略續編卷之五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陸侯討蓋吳劉超

魏大武太平七年蓋吳屯杏城吳盧水胡自號天台王杏城鎮名聲勢復振魏遣高凉古邑名本朝隸平陽府王那等討破之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鎮將陸俟曰長安險固風俗豪忮今不斬吳變未已也吳一身借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然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

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禽之必矣諸將咸曰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其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侯曰此罪我爲諸君任之高涼王那亦以爲然遂與刻期而遣之及期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彼伺之未得其便爾必不負也後數日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討其餘黨悉平之以侯爲內都大官會安定胡劉超復反魏主以侯威恩著於關中復遣鎮長安侯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喜以侯爲無能爲也侯既至喻以成敗誘納其女以招之超[illegible]降意侯乃帥帳下往見之

以身餌賊

用譎

超設備甚嚴侯縱酒盡醉而還項之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爲限既飲侯陽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人遂平之魏主復徵侯爲外都大官

芑山氏曰陽醉斬劉超非難料吳叔不負使之追吳侯必有所見非邀倖成功者比諸將烏足以語此

臧質拒魏師

魏太平十二年，魏主攻盱眙，宋將軍臧質拒之，魏師退走。二月過彭城，宋人追之不及。初，宋主聞有魏師，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斂民入城，臺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僧珍又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塡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遺

質書曰吾今所遣鬬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羗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幷州賊氐羗死減關中賊鄉若殺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奸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境王玄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邪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先是童謠有言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佛狸魏大武小字也盖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饗有桑乾哉言桑乾之地爾不得饗而有之矣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

於爾臺之粉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耶。爾但安意攻城。糧乏見語。當出廩相貽。得所送劒刃。欲令我揮之爾身耶。魏主大怒。質又與魏衆書曰。爾等正朔之民。何爲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爲福耶。幷寫臺格以與之。（臺格朝省云斬佛貍格例也）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彄絙。（彄恪侯反弓弩端弦所居也絙居登反大索也謂以大索爲彄如弓弩彄之彄）數百人唱呼引之。車不能退。旣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

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救彭城斷其歸路二月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宋主聞益嘉之

用虛

師克在和

或曰魏武兵威無敵獨困于質繇質之智勇足堅人心耳晚節不終卒以反誅惜哉

劉興祖力諫侵魏

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爲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不從、五月遣蕭思話督張永等向碻磝、城名魯爽魯秀程天祚將荆州甲士四萬出許洛、二州名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沈慶之固諫、宋主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爲河南阻饑、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内猜擾、

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巳向熟因資爲易若中州震動黄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兵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則衆軍宜一時濟河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山名在順天府昌平縣西北二十里）因事指麾隨宜加授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爲大傷宋主意止存河南亦不從

或曰興祖籌畫最悉宋主奈何概拒不省

顏竣議錢法

宋武皇孝建元年、鑄孝建四銖錢、銖音殊十黍爲絫十絫爲銖形成薄小、輪郭猶言周郭也周景王鑄大錢肉好皆有周郭漢書注肉錢形好錢孔也不成、於是盜鑄者衆、物價踊貴、尋詔錢薄小無輪郭者悉不得行、民間喧擾、於是沈慶之建議、宜聽民鑄錢、郡縣置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準式、去其雜僞、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撿盜鑄、丹陽尹顏竣駁之。以爲五銖漢武元狩五年有司言三銖錢輕易作姦詐請鑄五銖周郭其質令不可摩鎔帝從之輕重。定於漢世。魏晉以降。

莫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僞生故也。今若巨細總行。不從公鑄。利已既深。情僞無極。私鑄剪鑿盡不可禁。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爲塵土矣。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之。唯簡費去華。專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爲貴。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議以爲恣行新細。無解官之。民間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摩碎至盡。空嚴立禁。利深難絕。富商得志。貧民困窘。皆甚不可者也。乃止。

或曰。顏竣錢法議。最得本計。慶之說不可行。

源賀議守邊

魏文成帝（名濬大武帝穆太子之子源賀立之）大安二年以源賀（西平人）爲冀州刺史賀上言今北虜遊魂南冦負險疆場之間猶須防戍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臧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謫使守邊則巳斷之體受更生（與秦謫戍不同）之恩徭役之家蒙休息之惠魏主從之久之謂羣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增兵亦多卿等人人如（守與備在其中）賀朕何憂哉會人告賀謀反魏主曰賀竭誠事國朕爲卿等保之訊驗果誣乃誅告者因謂左右曰以賀

○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愼哉

芑山氏曰或云以寬卹獲備邊之用自予觀之本呂刑罰鍰之意參以鼂錯免罪徙塞之法賀非行恕民者也然謫使戍邊須有制御作用未可徒宥之而已○不獨宥賀見知人之明而又借有以警羣下駕馭之法當如是

王玄謨請幷州

宋武皇帝大明元年秋七月、幷雍州爲一郡、雍州所統多僑郡縣、刺史王玄謨言僑郡縣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請皆土斷、乃詔幷雍州三郡十六縣爲一郡、郡縣流民不願屬籍、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宗彊、羣從多爲雍部二千石、乘聲皆欲討玄謨、（此輩好亂）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使啓上具陳本末、宋主遣主書吳喜撫慰之、且報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君（報語得大體）（與律合）臣之際足以相保、聊復爲笑、伸卿眉頭耳、玄謨性嚴

未嘗妄笑。故宋主以此戲之。

或曰。非宋主撫慰。則流民訛言得行。而玄謨危矣。

此舉見宋主識度。

惟適氏曰。内外晏然。玄謨亦可謂善處謗者。

高允諫起太華

魏文成帝大安四年、起太華殿、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起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朝會宴息臨望之所、皆已悉備、縱有修廣、亦宜馴致、不可倉卒、今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饑、況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魏主納之、允好切諫、事有不便、輒求見屏

○主○德○

人極論、語或痛切、魏主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

○○ 與律○不合 廉吏可敬

遇之時魏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採自給、司徒陸

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魏主（此○衆○人○主○希○見○）即日至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此○等○淸○謹○後○世○要○人○所○不○屑○）魏主歎息、賜以帛粟、拜其子悅爲郡守。（○但○賜○允○粟○帛○不○預○百○官○廩○祿○何也）允固辭、不許。帝重允、常呼爲令公而不名。

惟適氏曰、北漢劉殷事漢主聰、嘗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况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過、所以爲優耳。允深得此意、宜魏主稱允忠臣也。

宋臺軍克江州

宋明帝泰始二年臺軍克江州殺晉安王子勛宋主惡子勛賜子勛死鄧琬遂稱子勛令舉兵反鄧琬以軍久不決琬時爲子勛長史乃以子勛之命徵袁顗于襄陽以爲都督顗性恇撓撓女教反恇怯撓弱也談義賦詩不撫諸將此輩何益于兵劉胡以南運未至就顗借米顗又不許由此大失人心與臺軍相拒於濃湖久之將軍張興世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雖持之有餘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邉糧運艱阻此制賊之奇

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船必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人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以爲然。乃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之。與世泝流上而復下。如是累日。劉胡（胡時爲子勛參軍）不爲備。（失備必敗）一夕四更風便。與世舉帆直前。過鵲尾。胡乃遣兵追之。與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明日。引兵據之。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與世曰。賊氣盛矢驟。驟易盡。盛易衰。（乘其衰惰）不如待之。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與世帥壯

士擊之衆軍繼進胡敗走建安王休仁以錢溪城未固命攸之等攻濃湖以分胡兵勢胡果欲更攻與世未至顗遽追之城乃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懼攸之曰若然萬人中應有一人得還此必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捷報尋至攸之以所獲耳鼻示濃湖顗大駭懼八月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與世不敢進胡欲復攻錢溪既而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鬭乃託疾不進遣百舸攻與世與世擊破走之顗怒胡不戰謂曰糧運梗塞當如

此何胡乃遣兵步趣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竪榜爲城規欲突過至貴口不敢進與世遣兵擊而虜之進逼胡營胡遂遁去顗亦走至鵲頭爲人所殺琬憂惶無計攸之諸軍至斬子勛傳首建康或曰江州之克與世攸之之力也所恨者鄧琬令子勛舉兵建牙稱孤及事敗反欲賣子勛求活此琬所以獨浮于劉胡諸人也

沈攸之等擊彭城

宋明帝泰始三年，遣中領軍沈攸之擊彭城。攸之以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爲不可。宋主怒，彊遣之。使行徐州事蕭道成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奔據朐山，道成以爲戍主。朐山濱海孤絕，人情未安。魏人得其叛將，遣騎二萬襲之。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卿等可亟去此二

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人艾塘在東海郡朐山縣西北十二里義人謂舉義之人巳破虜傾戍軍速往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人持兩炬登山鼓譟魏軍乃退崇祖亦自彭城犇朐山遂依道成於淮陰劉僧嗣將部曲二千人居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

芭山氏曰人心易搖賴崇祖譎以鎮之凡應變非具急智不可

李冲議定戸籍

魏太和十年、罝三長定民戸籍、魏無鄰黨之法、唯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爲一戸、内秘書令李冲上言宜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鄰人彊謹者爲之。隣長復一夫。（復芳目反除也除免其一夫徭役）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二石。大率十疋爲公調。二疋爲調外費。三疋爲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八十一

〇良〇法〇美〇意〇

子不從役。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三長内迭養食之

詔百官議太尉丕曰此法若行公私有益但方秋較比民必勞怨請至冬遣使於事爲宜冲曰若不因調時（時字當屬上文爲句謂秋成徵収課調之時也）民徒知立長較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及今行之令得其利則差易矣太后從之民始愁苦豪彊尤不願既而課調省十餘倍上下安之

或曰李冲立法甚善意在便民與紛更滋擾者不同丕至冬遣使恐民勞怨其言似是而非

高祐議選舉

魏大和十一年、魏主問秘書令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又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言勞之多少。非所以盡人才也。若停薄藝。棄朽勞。惟才是舉。則官方穆矣。又勳舊之臣。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魏主善之。祐出鎮滑臺。命縣立講學。黨立小學。

（後世選舉專用文詞尤陋）

（此法可以待任子）

（非至論）

（教）

或曰。尚德化。精選舉。不輕任勳舊。皆治要之大者。

卓菴氏曰。財亦不可私。葢王者無私財也。私人以財。則妄費。妄費則害民。民害而國被其灾矣。彼賜洗兒錢五十萬者。果何如哉。

孔覬議復錢制

齊永明八年議鑄錢不果行初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奉朝請孔覬上言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三吳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錢少非穀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惜銅愛工謂錢爲無用之器務欲數多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夫民之趣利如水走下今開其利端從以重刑是

莫其爲非而陷之於死也漢鑄輕錢巧僞者多及鑄五銖民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有周郭而鎔冶不精於是盜鑄紛起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凡鑄錢與其不衷衷平聲言與其不得輕重之中則寧重而無輕寧重無輕自漢至宋五百餘年制度世有興廢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故也自鑄四銖又不禁民剪鑿爲禍既博種獘于今豈不悲哉自晉氏不鑄錢後經寇戎水火所失歲多士農工商皆喪其

業愚以爲宜如舊制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嚴斷剪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小者銷以爲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太祖然之使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悛言嚴道銅山舊鑄錢處可以經略齊主從之頃之以功費多而止

或曰議錢法雖未盡然不惜銅不愛工姦無由作此說亦可行

魏主嘉于烈廉讓

魏太和十九年。魏主見羣臣於光極堂。宣下品令。光祿勳于烈子登引例求遷官。烈表曰。聖明之朝。理應廉讓。而登引人求進。是臣素無教訓。乞行黜落。魏主曰。此乃有識之言。乃引見登。謂曰。以卿父有謙遜之美。直士之風。進卿較尉。魏主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歎。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

得人有賞。不言有罪。

芑山氏曰。如有不可。許人臣直言其失。此中補救甚大。後世英察之主。果于自用。以銓選為己任。其後先所舉之人。溺職敗事。罪狀昭然。往往曲加護惜。以自揜其知人不明之過。雖人臣直言。無自而進。嗟乎。天下事豈堪再誤哉。

崔挺請除緣坐法

魏大和二十年，除遁亡緣坐法。初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遁亡，乃制一人遁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崔挺諫曰：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魏上從之。

芑山氏曰：即古罪人不孥之意。挺此議與律合。

卓菴氏曰：引證甚確，即此寓鑒別賢否意，不獨宥罪已也。

王肅敗魯康祚

齊建武四年將軍魯康祚趙公政侵魏豫州大倉口魏加齊書伐齊加魏書侵惡鸞也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齊魏夾淮而軍康祚等軍于淮南永等舍于淮北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為二部伏於營外又密使人以瓠貯火渡南岸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本濟處望永所

用伏

兵法所謂多方以誤之

置火爭渡水深溺死斬首數千級裴叔業（齊徐州長史）侵楚王戍肅復令永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令塡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自將精兵數千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卽開門擊其營大破之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旣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魏主遣謁者就拜永汝南太守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

王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傅修期耳。

芑山氏曰。記淺塡塹。設伏制勝。雖肅指授方略。而求之能亦凡。雖然。韓顯宗有功不伐。尤非肅所能及。先是顯宗屯赭陽。齊胡松引蠻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魏主謂顯宗曰。卿破賊殊益軍勢。朕方攻新野。何爲不作露布。對曰。頃聞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常哂之。近雖得摧醜虜。擒斬不多。尤而效之。其罪彌大。魏主益賢之。由斯以觀。顯宗果非肅所能及也。後世人臣

昌功掩罪。以僞捷聞。罪豈不伯倍于肅哉。

卓菴氏曰。顯宗不伐。誠賢于肅然。魏主謂顯宗曰。朕方攻新野。何爲不作露布。葢欲其助軍勢耳。繇此觀之。露布所以爲國。何嫌自伐哉。

蕭衍議援郢州

齊涪陵王寶卷明帝鸞之太子蕭衍廢為涪陵王為國人所弒遣軍主吳子陽陳虎牙等救郢州蕭衍圍郢屯巴口六月西臺遣席闡文勞蕭衍軍蕭穎胄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衍曰漢口路通荊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搤吾咽喉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以持久鄧元起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知機

一說士足矣賊距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
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即得然既得之後即
應鎮守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賊東軍有上
者以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
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相次土
崩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
風靡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縣
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
下卿爲我輩白鎮軍謂蕭頎賞前途攻取但以見付[illegible]

鎮軍靖鎮之耳子陽等進軍加湖。在郢州東三十里去郢三十里。築壘自固。房僧寄病卒。衆推軍主孫樂祖代守魯山。

芑山氏曰。扼要衝。資糧餉。衍確有籌畫。未幾衍克加湖魯山。郢城降。乘勝直指建康。代齊之勢。蓋胎于此。

劉坦拒王僧粲

齊始與內史王僧粲自稱湘洲刺史引兵襲長沙去城百餘里長沙人皆欲走行事劉坦悉聚其舟焚之遣軍拒僧粲數戰不利前鎮軍鍾玄紹刻日翻城應僧粲坦聞其謀陽爲不知因理訟至夜而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發明旦詣坦問其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具得本末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無所問州郡遂安建康平

如何得間其謀必有耳目

或曰立談定變劉坦可謂能臣

元英誘馬仙琕

梁武帝天監三年、魏人圍梁義陽、蔡道恭隨方抗禦、魏軍憚之、聞道恭卒、攻益急、梁遣將軍馬仙琕救之、轉戰而前、兵勢甚銳、魏將元英結壘士雅山、在汝寧府信陽縣南六里梁天監中魏將元英嘗築壘于此分命諸將休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掩英營。英僞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擐甲執槊。冞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琕敗走。永復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琕盡銳決戰、

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蔡靈恩道恭從弟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勢窮、遂降於魏、三關戍將、亦棄城走、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爲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魏立英爲中山王。

或曰。元英傅永智勇互用。仙琕非英永敵也。靈恩庸才。俯首降魏而已。

卓菴氏曰。不增文采。直陳形要。可爲後世作露布之法。

源懷議築邊城

魏正始元年柔然侵魏魏詔車騎大將軍源懷行北邊指授規略以便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爲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恒代案視要害之地欲東西爲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周定鼎于郟鄏郟鄏即河南洛陽也今魏遷都洛陽故云去北邊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仍遭旱饑戎馬甲兵十分闕八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剪討

彼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方無憂矣。魏主從之。

或曰。備邊之法。莫此爲善。後世不講求。故瑕處多。堅處少。

邢巒議取涪城

魏孝昌元年、魏統軍王足攻梁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户、將軍邢巒表於魏主曰、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既絶、而水軍非周年不達、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鄧元起之亂、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淵藻（梁益州刺史）裠屐（裠音群裳也屐屩也猶言衣冠子弟）少年、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三可圖也、蜀之所恃、惟在劍閣、今已奪其險、方軌無礙、四可圖也、淵藻是行至親、必無死理、

若克涪城必將逃走蜀卒驚怖弓矢寡弱五可圖也今若不取後圖便難矣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之壽春義陽（皆縣名）其利三倍若欲進取時不可失不從戀

又表曰昔鄧艾鍾會帥十八萬衆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然者鬭實力也況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任力而行理有可克耳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爲自度劒閣以來鬢髮中白故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

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為萬全之計然後圖攻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里昔以統緜勢難曾立巴州以鎮夷獠梁州籍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四姓皆彼土之民有聞望者）豪右甚多文學風流亦為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是以鬱怏多生異圖比道遷（比近也梁漢中大守夏侯道遷近來以郡降魏）建義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華獠（華中華也西南夷謂之獠）大帖民情

從墊江（縣名屬巴郡）還不勞征伐自爲國有魏主亦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既而更以羊祉代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奔梁

或曰巒兩疏利害甚悉宣武皆不從魏業衰矣

韋叡進擊魏兵

魏以中山王元英爲征南將軍都督揚徐諸軍事帥衆十餘萬以拒梁軍所至以便宜從事梁江州刺史王茂取河南城魏遣將軍楊大眼擊敗之追至漢水攻拔五城五月梁右衛率張惠紹拔宿預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京兆杜陵人攻小峴山名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

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司馬胡略等攻合肥久未下叡夜堰肥水舟艦繼至攻魏小城魏將楊靈胤帥衆五萬奄至衆懼請奏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益兵何及且吾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破之叡使軍主王懷靜築城以守堰魏攻拔之乘勝至堤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還叡怒命取繖扇麾幢繖盖也扇便面也麾旌旗

也幢幡也四者皆刺史儀仗樹之堤下示無動志魏人來鑿堤叡
親與之爭魏兵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鬬艦高與
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元倫中弩
死城遂潰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
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其
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
牆皆應準繩進至東陵有詔班師諸將以城近恐其
將不盡以勇力勝
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
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盧江

太守裴邃克魏羊石霍丘城。六月青冀刺史桓和克朐山固城。張惠紹進趣彭城。魏奚康生擊之。惠紹兵不利。

芑山氏曰。叡素裕規略。威名久著。雖每戰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謂制勝專恃雄武者非。

曹景宗等敗魏師

梁武帝天監三年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韋叡大敗魏師于鍾離魏中山王元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城中纔三千人昌義之隨方抗禦魏人使其衆負土塡塹嚴騎蹙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頹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還

卒不能克

英表稱必克願少寬假於是梁主命韋叡救鍾離授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奇）人畏魏兵盛多勸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梁主豫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梁主（此處御將有機略）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乃進頓邵陽洲叡塹洲爲城去魏城百餘步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

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城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敵結車爲陳大眼聚騎圍之敵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戰敵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攻城飛矢雨集軍中驚敵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梁主命景宗等豫裝高艦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敵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敵使馮道根等乘艦擊魏洲上軍盡殪别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

聲可恃乎必用伏

火盛煙塵晦冥死士拔柵斫橋倏忽俱盡道根等身自搏戰魏軍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亦焚營去諸壘土崩水死者十餘萬逐北至濊水上英單騎入梁城詔增景宗叡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

或曰曹景宗韋叡以謙讓成功故曰師克在和

許懋議封禪

梁天監八年春正月、梁主祀南郊、宋齊舊儀、祀天皆服袞冕、至是用著作佐郎許懋（高陽人允九世孫）說、始服大裘、又以齋日不樂、詔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時有請封會稽（山名在會稽郡西）禪國山（在常州府陽羨縣）者、梁主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爲巡狩、而鄭引孝經鈎命決云（鄭玄引援也鈎命決孝經緯書篇名）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

[illegible]八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簡玉結繩而治安得鑴文告成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言於下非盛德事不足爲法也

芑山氏曰當理之言足以解惑然懋不阿其主証據經傳裨助名教王旦諸人所未及

余垣
孫余維樞 較正

古今名賢續編卷之五終